



一粒红尘
· 昭觉

独家纪念版

独木舟
◆ 作品



Collapse
of
Mundane
Life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Y

一粒红尘·昭觉

独家纪念版

独木舟
◇
作品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粒红尘·昭觉：独家纪念版 / 独木舟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4
ISBN 978-7-5404-8020-2

I. ①一… II. ①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7469 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长篇小说·青春文学

YI LI HONGCHEN · ZHAOJUE : DUJIA JINIAN BAN

一粒红尘·昭觉：独家纪念版

作 者：独木舟

出 版 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毛闽峰 赵 萌

特约策划：钟慧峥 刘 霁

特约编辑：周子琦

营销编辑：贾竹婷 雷清清

封面设计：果 丹

版式设计：潘雪琴

封面插图：@视觉中国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640mm×915mm 1/16

字 数：260千字

印 张：21

版 次：2017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8020-2

定 价：38.00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9096394

团购电话：010-59320018

目 录
CONTENTS

Chapter **1**

/ 001

原来一个人到了最伤心绝望的时候，是不会顾及尊严这回事的。

Chapter **2**

/ 045

他是如此美好，我只有在看见他的时候，才会相信苦难的人生中还有美好。

Chapter 3

/ 091

你以为不会离散的那些，终究还是离散了；你以为能够紧握在手中的那些，原来只是过眼云烟。

Chapter 4

/ 137

那些隔在我们之间似有若无的东西是什么，那些把我们从原先密不可分的关系变得如此小心翼翼而生分的力量来自哪里，我们的未来与当初的设想会严丝合缝还是天差地别？

Chapter 5

/ 181

她手中紧握着一把荆棘，每当我稍稍想要松懈一下的时候，便会对准我贫瘠的背部狠狠地抽下去，每一次，从不迟疑。

Chapter 6

/ 225

我曾经对这段感情有多笃定，而今对人生就有多灰心。

Chapter 7

/ 267

我像一粒小小的尘埃，飘浮于浩瀚的宇宙，我生在水里，我长在树上，我从来没有这么自由过。

后 记

/ 316

你经历过的事，你必再经历

像一棵树一样生长

/ 322

Chapter *1*

原来一个人到了最伤心绝望的时候，
是不会顾及尊严这回事的。



搬家的那天，S城阴沉了许久的天终于放晴了。

我想，这或许是个好兆头。

打包行李的过程中，我不能自制地掉了些眼泪，挺矫情的，我自己也知道。

每次搬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放弃一些东西，丢掉一些东西，或者在无意中遗失一些东西。我落泪的原因不在于这些琐碎的物件值多少钱，而在于它们是某些记忆的线索。

搬一次家就等于失一次火，已逝的年月都成了烈火中的灰烬，我也仿佛渐渐成为一个没有过去的人。

打包好最后几件零散的东西，简晨烨在房间里给面包车司机打电话，我坐在阳台的栏杆上晃动着双腿，久违的阳光落在我的身上，这一

幕令我有些轻微的伤感。

我们在这里住了一整年，三百多个日夜当中，我没有一天发自肺腑地觉得快乐过。

这个被我的首席闺蜜邵清羽说成“简直跟贫民窟似的”安置小区，停水停电从来不会提前通知，十分随心所欲。

有好几次我正洗着澡，身上的泡泡还没冲干净呢，突然间，水龙头就跟死了似的没反应了，害得我只能包着浴巾像个傻子似的蹲在地上，一边发抖，一边等来水。

隆冬天气，我双脚冻得跟两坨冰似的，想用热得快烧点水泡脚吧，谁知道刚插上电，呵呵，刚插上电就短路了。

水电一起停的夜晚，最适合点上一块钱的白蜡烛，坐在闷热的房间里追忆小半生所有的苦难。

这些也就罢了，咬咬牙，还是能够克服的，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老鼠！

臭不要脸的老鼠们为什么如此丧尽天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骂也骂过了，捕鼠夹也放过了，老鼠药也投过了，这些手段的确有些奏效，它们的同胞死的死，伤的伤，确实安宁了一段日子。

但不久之后，余下的那些便开始了疯狂反扑，它们就像是自己也出了一份房租似的，理直气壮地跟我们一起住在这个四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它们心安理得地吃我们的饭菜，咬我们的衣服，还变本加厉地在我们的床上撒个尿，拉点屎。

噩梦一般的那天晚上，我正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隐隐约约感觉到有个什么东西在我的头上动来动去扯我的头发，我想也没想就拍了一下简晨烨，叫他别闹。

黑暗中，简晨烨十分冤枉地说：“闹什么啊，不是我啊。”

这时，我的耳边响起了一声“吱吱”，电光石火之间，我彻底清醒了，紧接着，整栋楼都听见了我直冲云霄的尖叫声。

“欺人太甚！欺人太甚！”整个晚上，我一边哭，一边重复着这句话，不管简晨烨怎么安慰我，怎么哄我，都没用，我真是太难过了。

我他妈活得也太窝囊了，连老鼠都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负我。

就是在那天晚上，简晨烨下定决心要搬家。

我眼泪鼻涕糊了一脸，但理智还是恢复了一点儿，我试图跟简晨烨争辩：“别啊，我们当初租这里不就是图便宜吗，要是搬去环境好一些的地方肯定又得费钱，那我要何年何月才能攒够钱买房子啊。”

按照S城的物价水准来看，要想居住在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环境里，我们要付出比现在足足高一倍的生活成本。

但简晨烨只是拍拍我的头，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你这么哭，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简晨烨品性纯良，为人随和，不涉及原则的问题都是得过且过，唯有两件事情说什么都不能商量：一是关于他的理想，二是关于我。

从美院毕业之后，他一直立志要做纯粹的艺术工作者，为此不惜拒绝了好几个在我看来可以说是天赐良机的工作机会，然后回到S城，花掉了差不多所有的积蓄租下了一间两百平方米的厂房做工作室。

我当然很怏气，有时候我逮着机会也会明嘲暗讽地问他说：“哎，

简晨烨，你是不是得了一种跟钱有仇的病？”

聪明如简晨烨怎么会听不出弦外之音，但是当他用那双澄澈、明亮的眼睛望着我，认真地问我“难道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也有错？”的时候，我还能说什么？

我不忍心说出尖刻的话语刺伤他的自尊，于是只能变本加厉地委屈自己。

我委屈自己越多，便能苛刻简晨烨越少，这就是叶昭觉的能量守恒定律。

邵清羽在知道我们想要搬家的第一时间，便不遗余力地贡献出了她全部的热忱，我本想拒绝，但她的话说得也有道理——“求你了，我闲得像个废人一样，你让我找点事情发挥点余光余热不行吗？”

简晨烨白天必须画画，找房子的事基本上就全落在我肩上了。

于是，邵家大小姐便开着车载着我满城转，一间不行就换另一间看，比我这个当事人还要积极。

在稍微觉察出我有点儿气馁的时候便给我打气加油：“你不能放弃啊！你看你现在住的那里，那是人住的吗？啊？”

虽然是好朋友，但这话说得也有点儿伤人，我讪讪地说：“我穷嘛，有什么办法。”

她踩了一脚油门，根本不理睬我的难处：“不是穷不穷的问题，昭觉，你是对自己太狠了。”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家百货商店。

我把脸转过去看着窗外，商场外面的巨幅广告上全是本季的新款：

彩妆、女鞋、衣服、包包、手表……广告上的模特化着精致的妆容，照片被修得连毛孔都看不见，身材纤细，气质优雅，很美，很冷，仿佛真的不食人间烟火。

那是离我的生活很遥远很遥远的一个世界。

我沉默与之对峙，心里在默默地计算着抵达它的时间，丈量着我与它之间的距离。

一个星期之后，我跟我满意的公寓终于在这个人间相遇了。

家电齐全，采光良好，有正规的物业管理，停水停电都会提前张贴通知提醒住户。重要的是，它离简晨烨的工作室不远，步行过去只要半个小时，去我上班的公司也有直达的公交车，我再也不用提前一个小时起床转车了。

我仔细地算了算，尽管房租比从前贵了好几百，但交通费用上省下来的这一笔，也不会令我们的生活水平严重下滑。

邵清羽看着我那本密密麻麻的记账本，叹着气摇头，一股子怒我不争的模样。

我看着她，认认真真的对她说：“清羽，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我不为自己打算，这个世界上也不会有人为我打算。”

她怔了怔，似乎没料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过了片刻，她对我笑笑，说：“不是还有简晨烨吗？”

简晨烨吗？

我低下头，摩挲着那本陈旧的记账本，这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每一笔花销，那些简单的数字，就是构成我们生活的全部。

我可以依靠他吗？

像古代的女子，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一个男人，无论时代如何动荡，生存环境如何惨烈，只要和这个人在一起，生命便有足够强大的后盾。

我能够这样矢志不渝地去信任他吗？

我并不确定。

新公寓的房东太太是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姓丁，样貌和穿着都很普通，就是马路上、小区里随处可见的那种中年阿姨。

然而她一开口，我就知道，这不是个普通的中年阿姨。

“这房子我本来是给儿子准备的，我是个很开明的妈妈，以后他结婚了，绝对不缠着他们跟我住。”

她说完这句话之后，停顿那么一会儿，像是等着我们恭维她的深明大义，只可惜我和简晨烨都没领会到这层深意，我们两个笨蛋的注意力全放在房子上了。

她等了一会儿，见我们没反应，便撇撇嘴继续说：“你们看这些，装修啊，家电啊，我都是按最好的来的……”

这次我的反应很快了，小鸡啄米一般地点起头来。

突然之间，她话锋一转：“谁知道他交那么个女朋友，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我那个傻儿子还整天给她买高级货，一瓶香水就是一百多……”

其实，那一刻，我的正义感驱使我想要为那位素未谋面的姑娘说一句公道话——一百多的香水，真的不算高级货。

但我不想得罪我们的新房东，一秒钟之后，正义感输给了残酷的现

实，那句话被我生生地咽了下去。

签合约的时候，我彻底看出来了，遇上这么个婆婆，丁阿姨未来儿媳的日子不会太好过。

丁阿姨给我们制定了严苛的约法三章：首先，在墙上钉钉子这种事，想都不要想！决不允许！

她一边嗑瓜子一边慢悠悠地对简晨焜说：“我晓得你是画画的，反正那些鬼画符我也看不懂，就别往我这里挂了，将来你要是混得好，我还能拿着它卖钱，你要是混得不好，我还不晓得怎么处理。”

我拿眼角余光悄悄瞥简晨焜，心里盘算着要是他在这个时候发脾气，我该怎么收拾这个不好看的场面。

但是他完全没有表示出不快，只是对丁阿姨笑了笑，暗地里，悄悄握了一下我的手。

我知道，他是为免节外生枝才没有跟丁阿姨一般见识。

说起来，他原本不必忍受这样的轻慢，大可以甩出一句粗口就走，但大局为重，他忍了。

第二点，不能随意改动任何家具电器的位置，丁阿姨有她自己的道理：“我装修的时候特意请风水师来看过的，东西怎么摆，摆在哪里，都是有讲究的，你们年轻人屁都不懂，千万别给我乱动。”

有了第一点儿垫底，这第二点听起来倒没显得多过分。

第三，不许带狐朋狗友来家里鬼混。

说到这个的时候，丁阿姨脸上现出了一副讳莫如深的表情：“对面

就住着这么个小妖精，我听说，三天两头地就有些乱七八糟的男人来找她。这一点儿我是绝对不允许的，别给我的房子里弄些什么脏东西，以后我自己家里还要住的。”

我看着丁阿姨一张一翕的嘴唇，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将来，绝对，绝对不能变成她这种爱搬弄是非的女人。

七七八八所有的规矩定下来之后，终于可以签租约了。

拿起笔的时候，我的内心，萦绕着一种淡淡的，却不能忽视的悲凉。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并不愿意跟房东太太这样的人打交道——尖酸、刻薄、小市民、斤斤计较，但我没有办法。

我孤身一人，身处于一个现实而功利的社会，没有殷实的家境，没有显赫的背景，没有能够给我铺就一条光明坦途的父母双亲，我唯一能够攫取的温暖，来自一个同样对未来感到迷茫和困惑的男朋友。

能够拒绝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说自己内心真正想说的话，这种自由，确实是美好的理想。

可是，光靠理想，我填不饱肚子，冬天也洗不上热水澡，更加别提那个扎根在我心里小二十年的目标。

只有拥有应对生活的足够财力，才能够在想拒绝的时候毫不迁回地说出“不”。

能够掷地有声地说出“不”字的人生，才有尊严。

终于，我在那张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叶昭觉。

在回安置小区的路上，简晨桦轻声地对我说：“以后再也不会冇老

鼠爬到你头上来了。”

我死死地咬住自己的下嘴唇，没说话。

我没有想到的是，真正到了离开的这天，我的心里竟然会有这么浓重的离愁别绪。

人真的很奇怪不是吗？

以往我所厌恶的那些东西，在这一天看起来都值得原谅，甚至有那么一点儿可爱。

比如路口那家脏兮兮的早餐店，虽然既不卫生又很难吃，但它的存在确保了我每天早上不用空着肚子去挤公交车。

还有那几个总是搬着椅子坐在空地里说是非的老太太，虽然她们的是确确不负长舌妇的美名，但很多时候，只要看到小区里有那么一两张陌生面孔，她们便会立刻发挥出私家侦探般的敏感，将对方盘问个清清楚楚，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们也是这个小区安保的一分子。

我最最舍不得的就是下楼只要走五分钟就到了的菜市场，我无数次嫌弃过它的嘈杂和市井气息，甚至痛恨自己有时为了几块钱跟小摊小贩据理力争……

新公寓附近有全市最大的超市，冷冻柜里井井有条地摆放着已经处理好的鸡鸭鱼肉，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一副现代文明产物的模样，不像菜市场那么血腥，直接当着顾客的面宰杀家禽，但我知道，我再也买不到那么新鲜的蔬菜水果了，超市里也不会有好心的阿姨顺手送给我几根葱、几颗蒜。

我很清楚，在告别这个曾经令我深恶痛绝的旧房子的时候，我也同时告别了一种家长里短、人与人之间没有距离、没有隔阂的朴实的生活。

我想，只有这样解释，才能够为我坐在驶向新公寓的面包车上突如

其来的眼泪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到新公寓楼下时，我们遇到了新的难题，面包车司机突然变卦说有急事不能帮我们一起搬东西上楼，要我赶紧付钱让他走。

我一看他那副尖嘴猴腮的样子，也知道这事没什么好商量的，于是从钱包里抽出两张一百和一张十块的票子递到他面前。

没想到，他火比我还大：“喂，美女，你这样就不好了吧，你男朋友跟我说好了给三百的啊。”

我冷笑一声，想讹我，恐怕你还嫩了点：“我男朋友人老实，我来跟你算这笔账。运费算一百绝对没让你吃亏，老房子那边是五楼，按规矩一层楼十块钱，你前后两趟算下来总共是一百块，剩下十块是我人大方，请你喝水的，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司机被我呛得半天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又绕回原地：“你男朋友跟我说好是三百的，你不能不讲道理吧。”

“你要是没有反悔，跟我们一起搬东西上楼，三百块钱我一分都不会少你。活没干到位，钱还想照拿，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师傅，这年头谁赚钱都不容易，你别欺负我。反正我下午没别的事，你要想耗呢，我陪你耗就是，反正我的时间，不值钱。”

我说完这番话，又晃了晃手里那三张票子。

他瞪着我，这次丝毫没有犹豫，一把从我手里把钱夺了过去。

我回头冲简晨焯笑笑：“卸货。”

到了黄昏，所有的物件全都妥当地安置好之后，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下门牌号：2106。

我们的新生活，将从这个数字开始。